

中国革命暴动纪实丛书

湘鄂西暴动纪实

洪湖血浪

刘秉荣 著



ZHONGGUO GEMING
BAODONG JISHI CONGSHU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97517

325
594
5

·《中国革命暴动纪实》丛书·

洪 湖 血 浪

——湘鄂西暴动纪实

刘秉荣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新登字(京)11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洪湖血浪/刘秉荣著. —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7.5
(中国革命暴动纪实丛书)

ISBN 7-5033-0858-3

I. 洪… II. 刘… III. 报告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DQ33/31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白石桥路42号 100081)

电话:62183683

北京朝阳区飞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1997年5月第1版 1997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1.75

字数:248千字 印数:1-5,000

定价:15.30元(膜)

目 录

楔子	(1)
第一章 大江东去	(5)
第二章 爆竹声中除旧岁	(21)
第三章 反嘴镇兄弟相逢	(44)
第四章 洪湖暴动第一枪	(62)
第五章 洪湖激浪连天涌	(82)
第六章 石首枪声	(93)
第七章 “当阳桥头一声吼”	(98)
第八章 刘革非华容惊敌胆	(104)
第九章 荆江两岸的年关暴动…	(109)
第十章 工农革命军监利失利…	(122)
第十一章 “歹鬼们都红眼了!”…	(128)
第十二章 蹇家兄妹	(135)
第十三章 贺龙与清乡总指挥…	(141)
第十四章 画影图形拿“祸龙”…	(150)
第十五章 英雄虎胆	(162)

目 录

第十六章	二月二,龙抬头	(171)
第十七章	大姐贺英	(181)
第十八章	举手三千暴动军	(189)
第十九章	罗峪整编	(195)
第二十章	“将军拴马树”	(203)
第二十一章	石门南乡暴动	(210)
第二十二章	“吾将吾身献吾党”	(222)
第二十三章	贺满姑之死	(229)
第二十四章	姐弟情长	(236)
第二十五章	“神兵”父子	(250)
第二十六章	贺龙三打鹤峰	(260)
第二十七章	赤溪大捷	(279)
第二十八章	贺龙攻打西教乡	(289)
第二十九章	贺龙攻打长阳	(297)
第三十章	“砍头莫过五尺矮”	(310)
第三十一章	周逸群决心赴中央	(325)
第三十二章	熊传藻英勇就义	(345)
第三十三章	洪湖水,长又长	(355)
第三十四章	公安会师	(363)

楔子

1927年中共八一南昌暴动之后，起义总指挥贺龙指挥起义军南下广东，潮汕汤坑一战，起义军人马大败，在乌石一个叫云落的地方，贺龙的指挥机关被敌冲散，贺龙冲出重围之后，看看身边只剩数人，而且枪弹已光，一个个坐在地下愁眉不展，贺龙笑道：“怎么，都让卖肉的剔了骨头啦？”

有人说：“总指挥，我们遭到了这样大败，哪能不愁？”

贺龙笑道：“胜败乃兵家常事，当年汉高祖刘邦打了多少败仗，九里山一仗成功。”他说着一挥手，“都起来，跟我去找贺锦斋，他那里还有一师两团人马呢。”

当下，大家跟着贺龙朝海陆丰走去。走了二十几里，在一个叫五道口的地方，跑过个人来，见到贺龙，放声大哭，贺龙一瞅，来人是卢冬生。卢冬生曾是陈赓警卫员，后到贺龙身边任警卫员，起义军一师师长贺锦斋喜爱卢冬生，部队在汀州休整时，贺锦斋把他要到了一师，当了警卫连连长。

贺龙见卢冬生大哭，忙问其故。卢冬生捶胸顿足道：“总指挥，贺师长缴械了！”

贺龙一听眼就圆了，他一把抓住卢冬生衣服问：“你说什么？”

接着，卢冬生把贺锦斋一师缴械情况说了一遍。

贺锦斋系起义军一师师长，一师为南下先头部队，当人马打到陆丰后，由于起义军连连败仗，士气低落，许多人都扔枪而逃。一师副师长欧百川对贺龙参加共产党，把老本儿交给共产党搞暴动，十分反感。起义军在乌石大败之后，欧百川蒙骗了贺锦斋，假借贺锦斋的名义，将一师两团人马缴了械。

贺龙听了卢冬生的叙述后，气得二目圆睁，跺脚骂道：“老子见到贺锦斋，非毙了他，他给我贺家丢尽了脸！革命的事业被我贺家断送了！”

卢冬生又说：“军长，部队全散了，干部各奔东西。”

有人叹息说：“完了，起义失败了。”

贺龙拧着眉毛说：“谁说完了？队伍垮了，再拉起来就是了，我要回湘西，我要卷土重来。”说着，他对身边人说，“咱们一起到香港，转道上海，去找党中央，再拉队伍。”

大家听了贺龙的话，都跟着贺龙，直奔海边的甲子港。

路上，又碰到了一队敌军，将这支小队伍冲散，结果，贺龙身边仅剩卢冬生一人。行不远，与吴玉章、彭湃、林祖涵、姜济寰、谭平山等相遇。大家一起前行。到了甲子港。大家住了下来。后由彭湃与地下党联系了一条大船，贺龙等一起到了香港。

香港乃广东珠江口的一个海岛，1842年中英鸦片战争中国失败后，签订了《南京条约》，将香港割让给英国，香港是个避风汲水的良港，气候温和，交通便利，是中国南部的一个重要商业中心和海军基地。

贺龙等人到了香港，为减少目标，大家分散行动，贺龙身边仅卢冬生，他俩按照组织上交待的接头地点，寻找关系，走了几处，都没找到，他们二人，由于连日不断地行军，脸被晒得起油的黑，格外地引人注目，卢冬生见行人都打量他俩，便买了两副墨镜，又各自换了身西服，又到书店买了几本书，其中一本叫《少女

日记》。这样一打扮，总算瞒过了街上人的眼睛。这天中午，俩人找了个餐馆，吃了顿饭，吃饭的时候，卢冬生无意地看了邻桌的一张报纸，不看犹可，只一看，把个卢冬生吓了个脸儿黄，原来，报上登了一条消息，称：

据查，第二十军军长贺龙、第十一军二十四师师长叶挺，受共产党指使，公然叛变，除派兵往剿外，希一体缉拿归案。

这个通缉令上登着捉拿到贺龙赏10万大洋。报上还登了贺龙已逃到了香港，并登有贺龙的照片。卢冬生赶紧买了张报纸，见头版上除登有缉拿贺龙、叶挺的照片外，还登有缉拿周逸群的通缉令，卢冬生看了，上面写道：

周逸群，贵州铜仁人，1896年6月生，曾东渡日本在东京庆应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与李侠公创办《贵州青年》，1924年加入中共，同年入黄埔二期辍重队，北伐始，其于贺龙师任政治部主任……

卢冬生匆匆看了几眼，赶紧把贺龙拉到外边，低声把报纸上登载的消息说了一遍，贺龙听罢问：“还有多少钱？”

卢冬生说：“还有几十元。”

贺龙说：“咱们再寻找一下党组织，若找不到，去上海。”

当下，二人来到了街上，继续寻找关系，正行走间，忽听旁边一人道：“贺文常，你好大胆，官府画影图形捉你，你还大摇大摆地在街上走。”

贺龙听了此话，顿时一惊，回头看时，不由喜出望外，原来，

说话人是郭沫若。郭沫若悄声说：“你让我找得好苦。”

贺龙问：“革命委员会的人都到了哪里？”

郭沫若说：“都到了上海，我在这里做接应工作，你也快去上海吧。”

贺龙说：“何时起程？”

郭沫若说：“越快越好。”

当下，郭沫若把贺龙、卢冬生带到一家旅馆，与一个叫高天波的同志见面，由高天波为贺龙、卢冬生买了船票，贺龙、卢冬生便动身往上海。

轮船离开了香港，到汕头停了一下，上人装货。船抵汕头港时，汕头依然戒严，一队队敌兵，荷枪实弹，穿梭般巡逻，见有可疑之人，不问青红，立即逮捕。卢冬生见此情景，很是紧张，他看看贺龙，贺龙倒很坦然。这时候，又有一些旅客上了船，卢冬生朝上船的旅客一瞅，惊喜地差点喊出了声来，原来，他看到了起义军第三师师长周逸群，正夹在乘客之中，上了轮船。周逸群上船的情形，贺龙也看到了，当周逸群走到贺龙身边时，贺龙轻声喊了句：“逸群。”周逸群这才听出了是贺龙的声音，他惊喜地抓住贺龙的肩头，两位战友，紧紧地握住了手。

原来，周逸群在部队被打散后，被敌军俘虏了，敌人没认出他，把他放了。他到了汕头，想走，可手中没钱，正不知如何是好时，亏得一个慈善团体给了他一张船票，他才能够上了船。

贺龙听了周逸群的简述，低声说道：“逸群，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咱们一起拖队伍去。”

轮船开了，劈波斩浪地奔向了上海。

第一章

大江东去

贺龙、周逸群、卢冬生到了上海后，直奔寿康里。此时的上海，经过“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已是一片白色恐怖。

南昌暴动之前，贺龙曾把他的两个叔伯兄弟叫到身边，这两个人，一个叫贺文祥，一个叫贺文臣，均是贺龙的本家，贺龙在黔东铜仁驻防时，俩人投到贺龙身边。贺龙见他们粗通文墨，就安排在军中干文墨差事。贺龙决心跟共产党走后，知道共产党没钱养兵，就把贺文祥、贺文臣叫到身边，把1万元大洋的兑票交给俩人说：“二位兄弟，如今咱们二十军人马多了，而饷钱如旧，为了大家的衣食饭碗，咱们还得做些生意，赚钱养兵啊，这1万大洋交给你们，你们到上海去做买卖。”贺龙又叮嘱说，“知道吗，这1万大洋是弟兄们勒着腰带省出来的，你二人要是胡乱花了，我可要你们的脑壳壳？”

贺文祥、贺文臣一齐说：“军长放心，我们一定尽心尽力，把

生意做好。”

这样，贺文祥、贺文臣二人到了上海，在寿康里开了一个贸易货栈，经营日用百货，这货栈由于本钱大，还挺赚钱的。这时节，贺龙参加了南昌起义。贺龙这次由香港辗转来到上海，一路上，随身的钱早已用完，轮船抵上海时，贺龙、周逸群、卢冬生三人，只有卢冬生还有5角钱了，在船上时三人便商量好，到上海后先到寿康里找贺文臣、贺文祥，一来解决吃饭问题，二来寻找党组织。

话转回头。贺、周、卢三人上岸后，早已饥肠如鼓。卢冬生到了一个小食摊前，用5角钱买了3个烧饼，三人吃了，肚子打鼓的问题解决了，却没了乘车钱，只好凭两条腿了，当下，三人便一步步地朝寿康里走去。

卢冬生，又名宋明，1908年生于湖南省湘潭县一个矿工家庭。从小当学徒工。由于他聪明伶俐，得到东家的二少爷陈赓的同情，教他读书识字。陈赓投湘军后，卢冬生即到湘潭当学徒。1925年，卢冬生参加湘潭码头工会清算老板的斗争，后到湘军唐生智部当兵，在这里与在唐部直属特务营当营长的陈赓相遇，陈赓将他调到营部当警卫员。南昌暴动之际，卢冬生随陈赓退出特务营，护送周恩来秘密去南昌领导起义。起义部队南下之际，卢冬生又随陈赓调往贺龙的二十军第六团一营。

贺龙、周逸群、卢冬生三人因无钱坐车，便在弄堂里转开了。上海市是世界东方有名的大城市，街道纵横交错，尤其是那包罗万象的弄堂，外人进去，真如进迷魂阵一般。三人又不识路径，寻找起寿康里来，自然十分困难。直到三人走得精疲力尽，才总算把寿康里找到，哪知道，三人喜冲冲地来到那贸易货栈时，竟如一瓢冷水浇头，从顶凉到脚。原来，那贺文祥、贺文臣二人听说贺龙人马在潮汕失败，贺龙生死不明，二人一合计，凉锅里贴黏饽

停——黏溜了。这二人将货栈卖掉，把卖得的大洋卷巴卷巴往口袋里一装，就离开了上海。

贺龙见货栈关了门，贺文祥、贺文臣二人又不知去向，亦不知这里发生什么事，三人不敢多停，急忙离开这里，到了一街心公园坐下。这时候，三人走得又饥又渴又累，手中已分文皆无，真是一分钱难倒英雄汉。三人互相瞅瞅，除了身上穿的一无所有。贺龙、周逸群正不知如何是好时，卢冬生忽然高兴地说道：“你们先在这里歇一会儿腿，我去搞些吃的来。”

贺龙问：“到哪里去搞？”

卢冬生一指不远的一家大门口说：“就到那里。”

贺龙、周逸群抬头一瞅，原来那家正在办喜事，门前车马如云，宾客盈门，十分热闹。卢冬生整了整衣帽，来到那家大门口，站在那里，高声唱道：“一进大门喜洋洋，金童玉女站两旁，太上老君来贺喜，王母娘娘扶新娘……”

卢冬生正唱着，有个厨子打扮的人出来说：“念喜歌的，后边有杂烩菜，去吃吧，管饱。”

卢冬生说：“我不要剩饭，我要你们新出屉的馒头。”

那厨子听了，心说：这个要饭的，口气还不小。他看着卢冬生长得眉清目秀，从心里喜爱，便说：“你等等。”说着，进厨房里拿出了6个大馒头，递给卢冬生。

卢冬生接过馒头，说：“掌柜的，再多给几个吧。”

厨子笑道：“你这小伙子，是庄稼佬不爱财，多多为善呀。”

卢冬生说：“今儿是你们办喜事，也不在乎几个馒头。”说着又唱了起来，“金马驹驮来了摇钱树，善财童送来了聚宝盒，摇钱树上拴金马，聚宝盒里站金人……”

厨子见卢冬生口齿伶俐，拍了拍他肩膀说：“小伙子，你等着。”说着回身进了厨房，又拿出了4个大馒头，给了卢冬生。卢

冬生捧着馒头和咸菜，来到贺龙和周逸群面前，贺、周二人笑咪咪地接过馒头，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

三人吃了些馒头，又在一个自来水管前喝了些冷水，顿时来了精神，便起身寻找党组织。他们按照组织上交待的接头地点，到了福州路。这福州路一带，多是要手艺的人，有修钢笔的、剃头的、铜锅的、修鞋的、缝穷的……在一个贴着《枪毙阎端生》的京剧广告牌子前，三人停下了脚步，在这牌子前，摆着个玻璃盖子的木盒子，里面放满了各种钢笔零件，一个着中山装，戴礼帽，年纪约三十四五的人，正在认真地修理着一支钢笔，贺龙上前问道：“先生，修一支笔要多少钱？”

那人抬头看了一眼贺龙，说：“那要看修什么牌子的笔了。”

贺龙说：“东洋货。”

那人说：“如果要换金尖儿，就贵了，要5元钱。”

贺龙说：“少点儿行吗？”

那人说：“少一分也不行。”

贺龙说：“那就5元吧，可我这笔没带身上，送府上行吗？”

那人迟疑了一下，说：“行，送到我家里也行，我家就在仁义里3号，找姓袁的即可。”

贺龙说：“好，我们一定到府上去。”

贺龙说完，即同周逸群、卢冬生一起，离开了这修笔的人，来到了仁义里，找到了3号，见门紧闭着，贺龙按了下门铃，不一会儿，有一半老女人来开门，见到了贺龙、周逸群、卢冬生，问道：“先生们有事吗？”

贺龙说：“我是来修钢笔的，到府上换金尖儿。”

那女人听了此话，立即将贺龙、周逸群、卢冬生三人让进屋里，又朝胡同左右看了看，见无人注意，复又把门关上。

这个仁义里3号，是中共地下党的一个秘密联络点儿，在这

点上工作的同志，叫熊瑾玎，系湖南人，曾是徐特立的学生，后来参加了革命，先在汉口工作，蒋介石在上海进行“四一二”大屠杀之际，熊被派到上海，做中共的地下联络工作，他以修理钢笔掩护身份。

贺龙等三人正喝茶之际，那修理钢笔的人进了门，他快步上前紧握着贺龙的手，自我介绍说：“我叫熊瑾玎，是这个联络点的负责人，同志们贵姓。”

贺龙指着周逸群和卢冬生说：“他叫周逸群，这个小同志叫卢冬生，我是贺龙。”

熊瑾玎一听说眼前之人是贺龙，立时激动地说：“哎呀呀，你就是北伐名将、南昌起义的总指挥贺龙。总指挥，我那老师徐特立昨儿还念叨你们呢！”

贺龙一听，惊喜地问道：“徐老现在哪里？”

熊瑾玎道：“也在上海，回头我带你们去见他。”

贺龙说：“部队被敌人打散后，我真为徐老他们担心。”

熊瑾玎说：“可不，我在上海，听说起义失败，一连几天都吃不下饭，睡不好觉，还为此写了一首诗呢。”说着，熊瑾玎取出本子，翻到一页，周逸群接过一看，上面写的是《怀徐师》，诗中写道：

师徒嗟离散，芸窗废琢磨，
北来心荡漾，南望泪滂沱。
消息无由问，安危果若何？
几时重面命，改造旧山河。

周逸群看完把诗念给贺龙、卢冬生听，大家不由感慨一番，无不赞叹徐老虽年老而志坚的高尚品德。

当下，熊瑾玎安排贺龙、周逸群、卢冬生三人休息，又为他们换了衣帽。第二天晚上，熊瑾玎把他们三人悄悄带到了英租界内的一条横巷。原来，这横巷内的泰辰里70号，是中共中央租的一处房子，专为南昌暴动而来的同志居住。就在贺龙等到来之前，张国焘、李立三、廖乾吾、颜昌颐等都住在这里。张国焘那时经过战斗的惊吓和连日的奔波，容颜相当憔悴，为了掩人耳目，张国焘就坡下驴，装成了一个来上海就医的教员，李立三充当了他的弟弟，职务是一家银行的高级职员，陪兄长来上海看病，并顺便做些买卖。这个住所是一幢两层楼的单独洋房，房东住楼下，张国焘、李立三等住楼上，楼上共6个房间，相当宽敞。

贺龙、周逸群、卢冬生三人来到这幢楼房内，张国焘正在屋里躺着，他看见了贺龙等人，便挣扎着爬起来，握着贺龙的手，很是亲热地问寒问暖，贺龙见了张国焘脑袋上捏满了红点儿，不由问道：“国焘，你病得不轻啊！”

张国焘哼哼唧唧地说：“我倒没啥。”又长叹了一声说，“贺龙啊，共产党把你经营多年的老本儿都丢光了，你呢，也别上火，做买卖还有赔有赚呢。”

贺龙听了，不高兴地说：“国焘，你说的这是什么话？我跟共产党，可不是做买卖，你呀，不了解我。”

贺龙还要说什么，李立三拦住了他的话头，说：“文常，你到隔壁看看，有人看你来了。”

贺龙说：“谁呀？”

李立三说：“你一见就知道了。”

贺龙忙转身到了隔壁房间，他推开门一瞅，不由惊喜地说：“恩来同志！”说着，几步上前，紧紧握住了周恩来的手，上下打量了周恩来一阵，很难过地说，“恩来，你瘦了。”

周恩来关切地问道：“身体还好吧？你为革命吃了苦，做了贡

献，共产党是不会忘记你的。”

贺龙摇摇头，面带愧色道：“恩来同志，是我贺家不好，缴了械，耽误了革命的前程。”

周恩来摇摇头，用安慰的语气说：“起义的失败，不关你贺家的事，你们贺家，为革命做出了巨大的牺牲，这次起义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起义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可以说，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武装斗争的第一步！”

贺龙说：“恩来同志，我要求党组织尽快给我工作。”

周恩来说：“你的工作，组织上已有考虑，你呢，先休息一下。你在武汉的家属，我已派秦光远去寻找。”又说，“贺龙同志，如今南京悬赏 10 万大洋要你的头，你要多加小心。”

贺龙说：“我这头早就交给了共产党。”

周恩来说：“是啊，所以我们党对你的安全十分重视。”

对于党组织的关怀，贺龙后来回忆道：

从香港到上海后，开始党组织不清楚，党派人找我贺云卿，开始也不认得，一直跟我的线索找，说明共产党真伟大，真了不起，好关心我呀！

对于贺龙的家属，秦光远亦于武汉找到。在贺龙“东征讨蒋”之际，其家属均留在了武汉。当贺龙参加了南昌暴动，唐生智即下令查封了二十军武汉留守处和贺龙的私宅，其眷属均闻风而逃。秦光远费了很大周折，才将贺龙的亲眷找到，带回上海。贺龙为此，甚为感激。

贺龙住下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维汉来看望贺龙，二人促膝长谈，贺龙对南昌起义的失败谈了自己的看法，贺龙认为起义失败原因虽然诸多，然极重要的有两点，一是不该继续打国

民党的旗帜，二是没有没收土地给农民。谈到今后的打算，贺龙说最好是回湘西拖队伍。李维汉说：“中央打算要你去苏联学习。”

贺龙听了摇摇头说：“中国字我还认不得几个，去学那洋字码，不是让我登天吗？干革命说一千道一万，得有枪杆子，我看我最好是去湘西拖队伍。”

李维汉点了点头说：“我把你的要求向中央反映。去不去由中央来定。”又说，“起义以来，你一直很辛苦，先好好休息休息，待中央有了决定，我再通知你。”

李维汉把贺龙的要求向中共中央常委作了汇报。当时，中央已决定刘伯承、林祖涵、贺龙去苏联学习。中央之所以要派贺龙去学习，一方面想提高他的文化军事素养，一方面是他在国内的目标太大，出国可免遭不测。

这当儿，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和翻译刘绍文来看望贺龙。

罗明那兹是有名的暴动专家，共产国际代表。

罗明那兹同贺龙握过手后，挑着大拇指，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语说：“你的，革命的精神，是这个。”

贺龙也挑起大拇指：“你也是这个，为了中国革命，你抛家不顾，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让我佩服。”

罗明那兹说：“南昌暴动失败了，这里有个责任问题。”

贺龙说：“我是总指挥，我要负主要责任。”

罗明那兹说：“责任的问题，中央政治局已经作出了决定，你有责任，但不是主要责任，我们今天不提这话。”

罗明那兹又了解了一下贺龙家中情况。贺龙说：“我的家属都已到了上海。”

罗明那兹说：“中央要你去苏联，因为你的目标大，蒋介石，出钱10万元。”